

# 通鑑擥要

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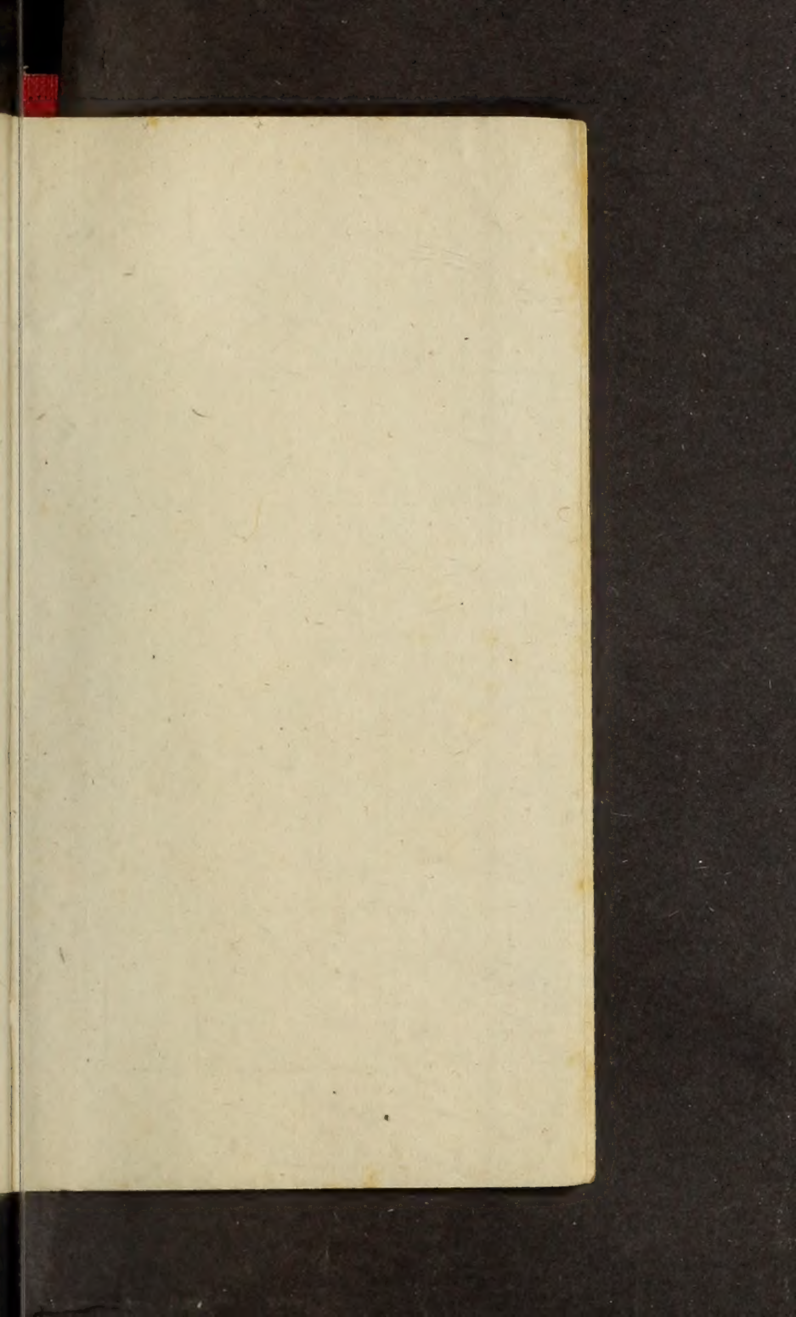
卷四　起景帝景泰元年

卷五　至孝宗弘治元年

卷六　盡穆宗隆慶六年







# 明史擥要卷四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録
姚培謙平山
同學 盛步青凌烟 參閲

## 恭仁康定景皇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在位七年

庚午 景泰元年春正月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戸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罷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

旋議祇給冠帶其後監生郭佑上言農工商賈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視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還鄉前以貪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適以容之啓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 夏六月吏部尚書王直請迎上皇

北虜使來議和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帝名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勿使有他日之

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
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
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
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
安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
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
直面發赤厲聲曰羣臣皆朝廷人一惟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言之至再興安
語塞既而陞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
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敕書惟
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自之
遏與安被詬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
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七月實等至也
先嘗見上皇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

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
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
被喜寧屢次阻住因聞聖母今上及舊
臣數人泣然淚下也先宰馬置酒以宴
實等因言敕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接
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
還你們十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回
去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
送去實等
辭上皇歸

秋八月上皇至自瓦剌入居南宮

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使來
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

榮使虜報命善等至虜營也先甚喜許送上皇還京復問曰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設宴餞行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抱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

皇至
南宮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
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
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辛未二年冬十二月立團營
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
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
法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
隊官千人有把總三千五千人有都指

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發。謙又請益兵五萬。增爲十團營。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聽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節制以選餘軍。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備居守。京軍之制一變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大帥。進退賞罰一由謙。亨等受成而已

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遂殺脫脫不花。收其妻子。來獻捷于謙言。也先雖悔過輸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

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

帝不從

壬申三年夏五月帝廢故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初帝即位欲易儲而難於發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官黃竑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㺹滅其家竑懼罪遣使走京師上疏請帝密定大計易建東宮以

一中外之心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
言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
即以爲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羣臣皆
唯唯署議奏上報可即日簡置東宮官
廢故太子爲沂
王而立見濟

癸酉 四年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

開封教授黄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
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淳薄不
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寄以民社是
猶驅虎狼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噬得
乎章下戸部議不從尋以胡濙言罷之
時戸部以邊儲不足請令罷退官非贓

罪者輸米二十石給誥敕都給事中劉漳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粟則是朝廷誥敕止値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戶部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爲立已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爲僉都御史治沙灣河

時河決沙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議推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有貞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渠

起張秋金隄引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隄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河流之旁出者築九堰障之闊五百五十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水北出濟漕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以平水道山東河患少息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五年冬十月也先爲阿剌所殺

也先旣弒脫脫不花自立爲田盛可汗阿剌求爲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

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參也先妻。并其玉璽。求脫脫不花子麻兒可立之。號小王子。自是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

己亥六年秋八月。謫大理寺少卿廖莊爲驛丞。杖殺御史鍾同。錮禮部郎中章綸於獄

見濟殤。翌。同請復立沂王爲太子。帝不懌。越數月。綸亦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上皇之臣也。請於朔望令節。一詣南宮。率

羣臣朝見延安門以展友于之情又言
宜復舊皇儲於東宮定天下大本帝震
怒執綸同並下詔獄至是莊復以言沂
王事廷杖降謫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
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長繫英宗復
辟後始釋綸以爲禮部侍郎莊亦復官

丙子七年夏五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頤朱熹
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秋七月以工人蒯祥
陸祥爲工部侍郎蒯祥木工陸祥石工時稱爲匠官

冬十二月帝有疾

英宗睿皇帝復位改元天順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右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獄

初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至是將南郊帝輿疾宿齋宮名亨令攝祀事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軏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

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亨即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辛巳夜諸人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至矣不可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以備非常為名納兵長安門外亨掌門鑰夜四鼓啓門納之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輿兵士遑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陞座時百官以帝將視朝咸待

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史鳴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日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日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內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元玉有貞字

以薛瑄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日君子見機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等於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等為民

初帝自瓦剌還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蕭維禎等定讞坐謙文謀逆處極刑文力辨謙笑曰石亨輩意如此辨何益奏上帝猶豫良久曰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磔謙等家屬戍邊榜其罪示天下自也先之變謙誓不與俱生常畱宿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用

過薄。詔上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鑄鑰甚固啓視。皆賜物也。死之日。陰霾四翳。天下寃之

二月。徙景泰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内

十九日。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

三月。直隸山東饑

遣侍郎周瑄黃仕儁僉都御史林聰賑之。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爲里胥乾沒耳。賢曰。有弊勝於無賑。帝卒從賢議

夏四月復立沂王見深爲太子。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帝憫念振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祠額曰旌忠

五月貶徐有貞李賢秋七月竄有貞金齒

有貞爲曹吉祥石亨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竊帝意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監竊聽故洩

之於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帝由是疑有貞漏洩求幾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求上給事中王鉉以告亨亨與吉祥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賢降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既行有以匿名書毀序朝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為命追執之下錦衣衞獄拷掠無所得亨吉祥忌其復用誣以謀逆當棄市詔徙金齒為民亨敗乃赦還

六月以翰林院脩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秋七月復以李賢入內閣

賢既貶未行王翺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賢深自匿非宣名不入而帝益親賢帝一日與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幸而成功萬一機事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謫岳正爲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入閣益感激思自効會曹吉祥得匿名書帝令撰榜格購之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

凡事發之則自露急之則愈隱帝是其言遂不究曹吉祥亨恣甚正請帝裁抑帝曰閒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因勸吉祥辭兵柄二人詣帝前泣請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敗蔽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激帝怒謫欽州同知既行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陳汝言所劾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憲宗嗣位

始召還復修撰

## 冬十一月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得賄無筭事覺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名大臣入覲曰于謙終始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石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初謙等之死太后爲帝備言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帝始疑之每詰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帝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故有金齒之行亨輩卒俱不免

戊寅 二年春正月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卽鳳

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𡍩盤踖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謚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夏五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名賢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帝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有譖賢妄言者帝因疏賢復密察之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名其指揮戒之待賢如初

己卯三年春二月石彪有罪伏誅

彪亨從子魁梧驍勇景泰中祖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遊擊天順初以亨故累進封定遠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之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 冬十月石亨謀不軌伏誅

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旺彥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亨貪

恣曰甚勢焰熏灼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亨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而彪事發罪連於亨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 辛巳五年秋七月曹吉祥反伏誅

石亨死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欲謀令從子欽擁兵入宮幽帝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自爲內應夜二鼓宮中聞變四鼓欽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恭順侯吳瑾與懷寧伯孫鏜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

門外自辰至午皆擒獲之瑾爲欽所殺是晚帝出御午門下吉祥等於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

壬午 六年春三月太學廟像皆易木主

從知蘇州府林鶚請也

甲申 八年春正月帝崩遺詔罷宮嬪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二月太子見深即位三月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夏六月致仕禮部侍郎薛瑄卒

瑄學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卒謚文靖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詔追復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秩

釋謙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常言內帑餘財不以䘏荒濟軍則人主必生

侈心而用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

請賑貸恤邊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

王竑李秉程信姚夔等

皆爲名臣卒諡文達

丁亥三年冬十一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

黃仲昭檢討莊昶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

懋仲昭昶同疏言今川廣未靖遼左多

虞三楚豫章亦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

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

爲職宣宗皇帝御制翰林箴日啓沃之

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

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賑饑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昶通判初修撰羅綸糾李賢父喪起服忤旨被黜時以懋等與綸同稱翰林四諫

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內

皇子即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

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
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
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
哺粉餌飴密藏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辛卯 七年春正月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運漕京師軍民互相轉運民運淮徐
臨清德州四倉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曰
支運管德閘平江伯陳瑄請令民運至
淮安瓜州兌交運軍給其路用耗米是
爲兌運至是應天巡撫滕昭變爲長運
法令運卓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
復加渡江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
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

遂爲
定制

冬十月立子祐極爲皇太子

太子萬貴妃所生尋
患痘疹薨諡曰悼恭

十二月彗星見於紫微

彗星久見廷臣皆謂君臣否隔宜時召
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
約以御殿日名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
勿多言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
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
言路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

免歛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名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名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名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甲午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

制因設制府於固原詔以越爲之巡撫
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總制自此始

乙未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卒謚文憲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

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太監懷恩頓首曰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我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并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爲辭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名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

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六月。紀妃暴卒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爲皇太子

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直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

是年夏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群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

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昌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

夏四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爲民五月謹身

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爲奏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却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爲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郎還報直直啣之搆忠下獄斥爲民直又譖輅納指揮楊曄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辛丑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於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蔭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 壬寅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善詼諧，一日於帝前爲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又言汪太

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時王越陳鉞與直結爲死黨丑復爲直狀操兩鉞以進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稍稍寤至是科道徐鏞等交章劾直顓縱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帝罷之中外欣然

秋九月召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廣東新會人會試不第歸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久若有得嘗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布政使彭韶疏薦之授翰林院檢討即謝恩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十月太監汪直有罪褫職

其黨王鉞吳綬陳鉞戴縉並除名爲民餘貶謫有差

甲辰二十年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代之

銘怙寵弄權羅織縉紳黷貨甚於汪直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準爲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

丙午二十二年冬十月擢浙江參政馬貫爲

山東布政使

寅松江華亭人誠心直道無黨援求嘗以滄州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避席曰名言也

十二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立朝正直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卒謚文毅

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九月太子祐樘

即位冬十月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鴈文祥卽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至是文祥上疏語過切直安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

十一月萬安罷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

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交章劾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所懸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

追謚母紀氏爲孝穆皇太后

明史擥要卷四

# 明史擥要卷五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范志尹博郵參閱

## 孝宗敬皇帝

諱祐樘。憲宗子、在位十八年。

戊申 弘治元年春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
聰命斥去之

##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預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
謝遷上言山陵之土未乾諒闇之痛猶
新此必宦竪巧為讒辭以動陛下非本
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
未晚願敕寢
前命從之

## 三月起用言事降謫諸臣

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
文祥敖毓元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

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命吏部起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後復以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爲四忠祠至嘉靖十八年改諡忠肅

己酉二年秋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峒獠犯城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

解耳皆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
則束手俟盡乎衆曰郎爾誰當往鏞曰
此吾城也吾當獨行即獨乘一馬徑入
峒賊壘及出迎鏞顧賊曰我乃爾父母
官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皆羅
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
聚此苟圖救死耳朝廷命我作汝父母
官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我當宥汝
罪爾後無復刼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
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
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復
擾犯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
歸城與之穀帛
賊取謝而去

冬十月吏部侍郎楊守陳卒

守陳性恬淡權幸欲援之使所親喻意守陳卻之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卒謚文懿

庚戌三年夏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少五分者罰俸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四年秋九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珝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至是帝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先是萬安尹直被劾罷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祈免劾彈左庶子張昇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宜亟譴斥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

十

先是名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壬子 五年秋八月更中鹽法

洪武初以大同糧儲路遠費重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寘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謂之開中成化時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爲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名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

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撒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冬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置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丙辰 九年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爲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珪不平王言臣在刑部三年見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讐陷或爲人報讐或受首惡賕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東廠戮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死不悔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爲民哲等放歸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敢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蔫之請定建言爲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裨國家大體分别獵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

之時不能用

丁巳十年春三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弟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買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戊午十一年秋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一一無所更置卒謚文靖

辛酉十四年秋七月掌國子監禮部侍郎謝鐸上言請澄國學之源

鐸言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

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
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
處此策斷
不可行

冬十月以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旣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
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
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慮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癸亥十六年夏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
仕不許

帝名大夏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
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
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帝一日名
大夏諭曰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
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先朝李孜省可
爲鑒戒帝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徇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是亦前代斜封
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
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
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帝稱善久之一
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帝曰司禮
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
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

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如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甲子　十七年春二月定太后周氏祔廟制

太后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奏曰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帝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

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來雜亂無紀極耳尋詔罷尊謚仍稱太皇太后

立廟別祭

乙丑十八年春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旋釋之

先是夢陽上疏指斥貴戚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帝前

泣訴不平。帝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帝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帝批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帝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淹邀出遊。帝獨召大張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帝曰。近來外事如何。大夏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之大。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朕不得已而下之獄。左右皆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

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堯舜之仁也

##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歔欷受命辛卯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崩年三十六

## 太子厚照即位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在位十六年

丙寅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自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逋租匿稅

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爲尚書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事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豎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文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文深憤憂之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

曰公大臣當義與國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毅然變色曰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略曰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帝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於事乎乞將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先是科道亦交章請急除羣奸健遷與東陽乞誅永成等疏留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

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洩其謀於瑾瑾等夜趨帝前環泣曰微上恩奴輩飼犬矣且毬馬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文再疏諫不聽健遷即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事誅文職并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芳為潤色之東陽頫首而已

十一月以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

芳性險愎劉瑾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丁卯二年春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論事謫貴州龍場驛丞

守仁論救言事南科給事戴銑等劉瑾怒廷杖五十絶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躡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屨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信之命漁人

索尸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濟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塲驛

夏四月勑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勑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

秋八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淸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漫寇每從此毀牆入固原平凉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淸不附已一淸遂引疾歸尋以一淸破冐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 作豹房

帝爲羣閹蠱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 戊辰三年春正月下李夢陽錦衣獄

夢陽代韓文草疏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

罷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唯即請爲先生駁之海曰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則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

畬衣起蹤固察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令問命郎當斡旋之耳遂與之痛飲夢陽得釋歸

夏六月劉瑾逮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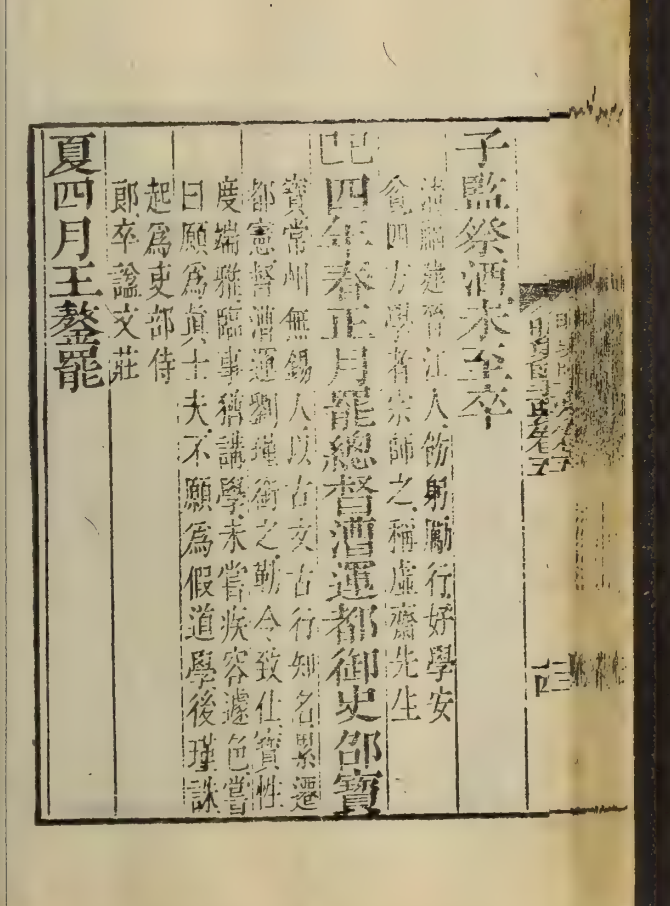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備言瑾等亂政事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責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

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爲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冬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



子監祭酒蔡清卒

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好學安貧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四年春正月罷總督漕運都御史邵寶

寶常州無錫人以古文古行知名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銜之勒令致仕寶慶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為眞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後瑾誅起為吏部侍郎卒諡文莊

夏四月王鏊罷

鰲見焦芳專事媕阿劉瑾驕悖日甚居常戚戚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卒

謚文恪

冬十月大學士焦芳致仕以劉宇爲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爲吏部尚書

始宇介於焦芳以結劉瑾得入爲都御史又以萬金賛瑾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懽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眞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掌六卿變

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途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懔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歸瑾誅宇削籍綵以預謀逆瘐死獄中仍剉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庚午 五年夏四月安化王寘鐇反

寘鐇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苛斂騰怨寘鐇遂舉兵反殺東及巡撫總兵官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名刻期

渡河闕中大震

五月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帥兵討寘鐇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

先是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屯玉泉營寘鐇名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寘鐇令周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鐇賊平封咸寧伯初劉瑾欲盡除剌已者伺間言於帝調永南京永覺之直造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名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

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至是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等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見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必悟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
班丹

## 秋八月劉瑾伏誅

張永還京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筭所持扇

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爲清

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爲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爲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瑾數於衆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斥爲民後流賊趙鐩寇河南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

謝天

下

辛未 六年夏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明識治體愛百姓如已子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先是憲宗好寶玩中貴迎合上意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因命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

日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琁於國何益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賢然降位再揖大夏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尚書卒贈忠宣

## 秋七月流賊作亂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與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同鄉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帝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寗杲所逼遂聚

衆拒捕有司擒獲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馳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八月賊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又有趙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生員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後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七年五月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遇武昌軍人趙成執之閏五月劉六劉七彥明等爲官軍所敗八月遁走至通州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殲焉

壬申 七年冬十月李東陽罷

劉瑾誅東陽卽上疏乞休不允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卽又攘以爲功冒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東陽嘗撰瑾父封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於八方爲京師傳笑云至是以老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謚文正

甲戌 九年春三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

田許之
宸濠太祖子寧獻王四世孫封國南昌
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護衛及屯田劉
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復革至
是又賂伶人臧賢以請於朝許之宸濠
旣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
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乙亥十年秋七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
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
萬所攜鹽茶以數十萬允至臨淸漕艘
爲之阻截又夾江舟大難進易以艑艫

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丙子 十一年春正月以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夏四月帝練兵西內

時邊將江彬與許泰劉暉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兵家彬尤近狎用事帝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帝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

起。或親搏虎爲樂。彬等時遊導帝
出宮禁遊獵。羣臣屢諫不聽

丁丑十二年夏六月秦藩請益封壤。不許

秦惠王。太祖子秦王樉之曾孫也。疏請
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帝許之。大學士楊
廷和當草制。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
疾。大學士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
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
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
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
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
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

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慮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諫

##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得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

宣府。彬先爲帝建鎭國府第。葺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未幾幸陽和。適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戊寅十三年夏六月帝自加封鎭國公復如宣府

帝還京師。復議北巡。楊廷和、梁儲等極諫萬乘不宜輕出。帝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敕。廷和等上言無故自損。下同一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屢遣中官促之。廷和稱疾不出。召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可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敕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帝悟。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

己卯 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三月。帝自加

# 太師敕諭南巡

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又諭工部令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科道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等疏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哀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鑑博浪柏人之禍郎

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
甚撓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
跪闕前五日廷杖
之死者十一人

## 夏六月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
者時帝無儲嗣巡幸不時人情危懼宸
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遣樂人張
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
諭之遂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
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
燧等入謝宸濠令閉門甲士露刃環之
詭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

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印士縛燧逵奮身起罵并縛逵斬之布政司梁辰胡濂按察司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爲謀主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詣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爲蠟書遣士實養正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士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爲賊據我若越二城趨

安慶賊必回軍死鬬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鋭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擣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邀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稱善文定從道進夜半破廣順門禽宜春王拱樤宸濠聞敗急還官軍擊走之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又卽岸爲營文定先遣五百人募舟四十艘實葦灌油與對江而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出賊後黎明發舟乘風縱火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舳艫連絡不得發登岸伏兵夾擊賊大敗挾宮女四人遁萬安知縣王冕追執之并其世子郡主將軍等數百人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與監軍官言往事卽痛

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以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領先鋒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至是守仁平賊之奏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湖俟上親征奏凱守仁不可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濠付之身還南昌忠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

之愈厚。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著安在。守仁曰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耳。今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且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聲震野。京軍離家久。皆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覘知之。曰。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宼亂。且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 冬十二月如南京

庚辰十五年秋九月帝漁於積水池遂有疾

帝發南京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左右掖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誅宸濠

帝久駐於外京師洶洶傳言江彬欲爲變及名諸大臣人情益懼楊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師行在執宸濠戮之乃還京師還之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皆裸

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名死者梟於竿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 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師三月崩於豹房

先是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至是谷大用張永詣閣言帝崩於豹房且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贊之乃入啓皇太后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請

下江彬獄籍其家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遺詔罷遣邊兵及威武團練諸營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楊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永留彬飯宮中俄而遣旨下與琮神周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與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迎興王厚熜至京師入即位

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草登極詔盡革正德中弊政鎭錄言事諸臣中外大悅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

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宜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

母議上帝大慍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
再議觀政進士張璁疏言今陛下以倫
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且
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
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
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將
母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
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
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之孝
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
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得璁疏
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楊
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
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禮爲人

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與其名，道皆不敢阿順，封還手敕。帝憂，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從之，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璁知帝意嚮已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帝手敕加興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言：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竝，是忘所後而重

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宇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璁邪說俱不報元年正月以清寧宮後殿災閣臣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不得已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父母三年春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明史擥要卷五

明史擥要卷六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曹庭棟六圃參閱

世宗肅皇帝　諱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在位四十五年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追錄平濠功也

## 毀佛像拆淫寺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立明宮佛像毀剝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

士論偉之

## 冬十月禁士習詭異

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

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爲支離宜嚴禁
以正士習帝曰祖宗表章六經欲崇正
學欲成王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
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焉

癸未二年夏四月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爲五
經博士

御史王完言熹本婺源人今建安已置
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
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
從之及墅老遂令世襲

甲申三年夏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

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初與萼同爲南京主事兩人日夜竊訝朝議萼上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璁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召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弗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

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名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蕚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等連章劾璁蕚及獻夫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蕚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豊熙修撰舒芬楊愼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蕚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蕚以議禮驟貴於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

廟謨
矣

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成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

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張璁桂萼方獻夫之非疏皆留中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羣僚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

內帝命中官諭之退不從帝怒執熙等八人下獄愼與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璁等勢益張孝宗遂

改稱伯考

乙酉四年秋七月作世廟

光祿寺署丞何淵請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張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太廟禮之

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弗爲席書亦二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耶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世廟既成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況后妃璁輩所引廟見禮今

奉先殿是也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使越
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
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
位不可之大者也不聽

丁亥六年夏五月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辭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名不起家居
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卒
謚文
莊

戊子七年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
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爲全書桂萼
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議論志陛下之
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刊布天下追論
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毛澄林俊蔣
冕毛紀喬宇汪俊皆奪職
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秋九月兵部尚書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尋復熾上連
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據三百餘
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
兩江父老遮道言狀守仁乃潛約兵期
進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賊
衆悉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

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
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己丑八年春二月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
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不俟命竟歸行至南
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
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
不予隆慶初贈侯謚文成守仁浙江餘
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天姿英異幼
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正
德初謫龍場驛丞窮荒無書日繹舊聞
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

物謂然曰道在是矣其爲教尊以致良知爲主詆訾程朱故有僞學之謗

## 三月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名有司賑濟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

戒遣使因輯為書

以上詔有司舉行

## 秋八月張璁桂蕚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蕚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璁蕚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劾璁蕚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蕚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璁蕚辯雪謂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蕚俱以議禮進璁蕚去臣不得獨留

帝卽召還貶準典史蔡驛丞韜再疏詆一淸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請削一淸籍總敬三上密疏引淸貲讚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淸致仕

冬十二月詔革天下鎮守內臣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帝從給事中夏言請作先蠶壇於北郊皇后行親蠶禮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西苑行之

夏六月移祀姚廣孝大興隆寺

禮官李時與張璁桂萼議廣孝雖有帷幄功既得崇祀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徇所未安宜移祀從之

秋九月前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及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銘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久之復其官諡文襄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

書奏凡六百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璁
蒙所風不復以恩禮終士論甚惜之

冬十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
師

帝以孔廟籩豆十二佾用犢儀同祀天太
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張璁言
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祠宇宜稱
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籩豆十樂用六
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
去止稱先賢先儒從之

辛卯 十年夏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卒

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孝宗稱賢相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卒諡文正

秋八月無逸殿豳風亭成

九月帝御豳風亭名大學士翟鑾等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農之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壬辰十一年秋九月彗星見東井

科臣柴洪.劾汪鋐奸暴帝怒命奪洪俸魏良弼秦鰲劾張孚敬權奸帝令孚敬自陳准致仕編修楊名上言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眞人邵元節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孚敬卽璁也以音同御諱改

冬十月直隸巡按馮恩上疏請斬三奸

恩疏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詔獄鋐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殺之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遂得長繫及朝審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餽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驚人而婪其貨乎汝受某金擢都憲某玉帶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鋐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僚所

格遂書曰情眞應決王耶相曰不可我朝一日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豈可作俑帝微聞之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丙申十五年冬閏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嘉靖三年名入京大加寵信封眞人班二品至是以皇儲

生嘉其禱祀
功拜尚書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獄

初獻皇帝廟正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嚴嵩言傳稱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大學士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於是

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冑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成王之世，未聞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即豐熙子，冀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之。

秋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祔於太廟。

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

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孝宗當同一
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
太廟廟號睿宗復配
享上帝於元極殿

己亥十八年秋八月下太僕卿楊最於獄死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
二年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
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
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
不期自至帝怒
逮訊死獄中

庚子十九年秋八月劉天和敗吉囊於黑水

苑，斬其子小十王

吉囊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衛，總兵白爵擊走之。至是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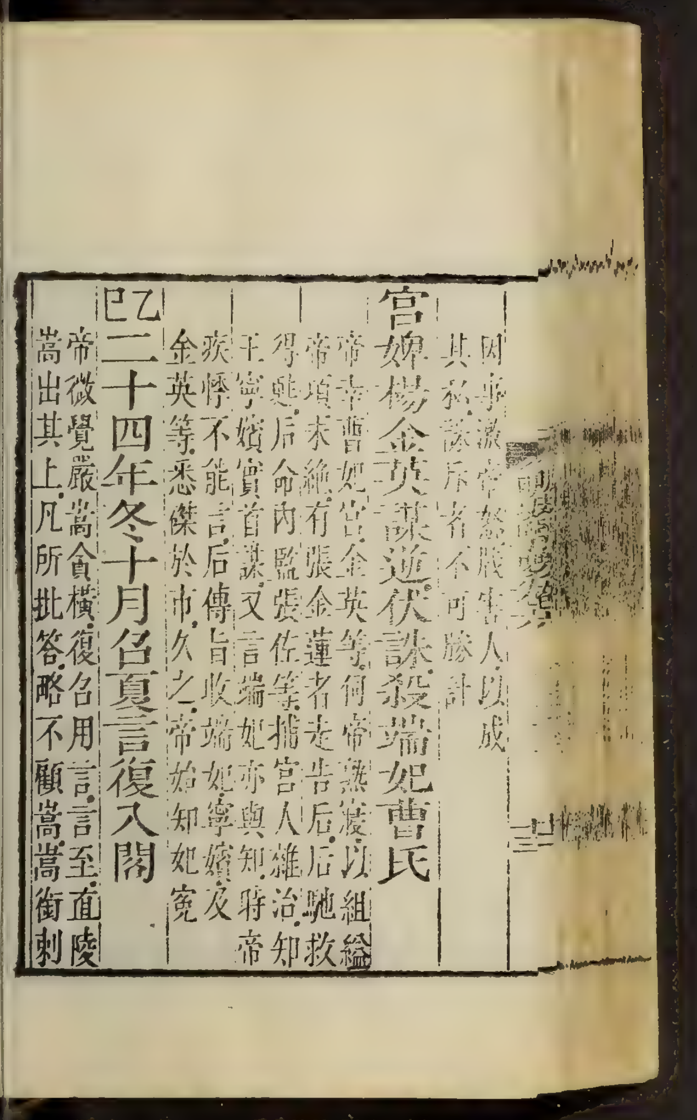
辛丑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

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壬寅二十一年秋七月大學士夏言罷以嚴嵩代之

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


因事激帝怒殿中害人以成其私蔽斥者不可勝計

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幸曹妃宮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將帝疾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始知妃寃

乙巳二十四年冬十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銜刺

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丙午二十五年冬十一月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

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不過數十年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不決帝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悉議以聞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

帝數使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然奴視之及詣嚴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令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詞甚厲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朝乃盡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令言致仕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鎮甘肅以貪黷爲銑所劾遂逮繫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草奏誣夏言納銑金法司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於獄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仇鸞方在繫嚴嵩與崔元輩詐爲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

司援議責其成能修以上亦不從會俺答寇居庸嵩謂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殺言妻蘇氏流廣西隆慶初許復言官諡文愍

配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寇宣府大同總兵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淸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未幾卒嚴嵩格卹典不予給事沈束以爲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

秋七月倭寇浙東

舊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嘉靖初廢提舉不設濱海奸人遂操其利或闌出中國財物與番互市初猶商主之及嚴通番禁遂移之貴官勢家頗抑勒其直倭大怨恨時糾黨入掠巡撫朱紈急捕賊通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顯言大姓奸狀以故浙閩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劾紈擅殺紈仰藥死亂益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至鼠走一空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分置陴間時寇已薄都城矣大同總兵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

鸞爲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趣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乃整輜重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儀削籍

謫中允趙貞吉爲荔波典史

方俺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許且請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惡之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東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 冬十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

營又變爲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於

邊

初廷議俺答求貢事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衆中大言起失策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噤弗言故小吏言之奚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並是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

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投驛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失威重長寇仇甚矣今說者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得自修武備大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不及時激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愈懈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至矣或謀伏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值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予我善馬我歲費數十萬而無所償於虜一不如意彼且敗盟凡此釁端百出其害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廷臣莫敢言惟陛下獨斷疏入玄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壬子

三十一年春二月詔罷大同馬市

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三月以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罹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遂入

閣

##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海禁益弛。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爲主謀。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忬任之。然號已蔓延。明年春。大舉入寇。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縣。流劫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薄通泰。陷嘉善。崇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

移保巡撫大同

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及子世蕃貪橫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

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癸丑三十二年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搆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等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法俺答信用之至是復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力戰却之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寇大同總兵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明年復犯宣大攻薊鎮

墻百道竝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
嚴薊遼總督楊博悉力禦之乃遁

乙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爲父子自通政使進
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請遣大臣
祭東海當與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
華倚寵恣睢自司農帑公私財賂塡集
江南爲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顚倒
功罪雖微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
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分遣將水陸攻
之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

可勝計。餘賊
奔歸柘林

冬十一月殺總督尚書張經

初趙文華屢趣經進兵。經恐泄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巳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搆之。遂逮經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至是斬西市。天下寃之

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帝既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
復爲員外郎繼盛甫抵任即上疏劾嚴
嵩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
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
柄顯陟由己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
令其子世蕃代票擬京師有大丞相小
丞相之謠嚴効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
一涉行伍皆冒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
將帥躐掌府部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
金嵩即薦爲大將北虜深入戒丁汝夔
弗戰生靈塗炭畿輔爲墟郎中徐學詩
給事中厲汝進等一與牴捂立加斥謫
文武遷擢苞苴肆行將弁惟賄嵩不得
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

百姓守法度者為迂拙工附離者為才能風俗澆訛廉耻澌滅嵩罪如此而其奸又足以濟之厚賄左右得備聞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封畏厰衛緝訪即與結姻懼言官彈劾非私人不得預臺諫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絡根柢蟠互諸臣忍負國不敢忤嵩惟陛下察其姦邪或名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罷免內賊既去外賊不戰而自戢矣疏入嵩摘名問二王語密搆於帝下繼盛詔獄備極𢡟酷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茲奏繼盛妻張氏上書

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穆宗即位諡忠愍

丙辰 三十五年春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

前年秋倭衆六千餘人自杭州西剽歙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轉鬭數千里殺傷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官軍所殲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大集浙直兵與胡宗憲親將之搗

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軋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以冀息請還許之比還朝倭警日至帝數詰嚴嵩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

夏四月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

先是文華既歸帝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嚴嵩文華大懼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艮材而嵩爲文華保全計言於帝遂

酋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
愈困矣。既而胡宗憲以計平賊首徐海，
俘其黨陳東、麻葉。文華以
大捷聞。帝喜，加文華少保。

丁巳三十六年秋八月，趙文華有罪，免。

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
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帝思
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行，疾尚未
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
制下，舉朝稱賀。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
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怒，黜文華
為民，戍懌
思邊衛。

#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求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容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像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籍其家戍子襄極

邊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順日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耶并取鍊子襄褒杖殺之

# 冬十月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至是宗憲誘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直與宗憲羅龍文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帝謂直元兇不可赦乃收斬之其黨復據岑港堅守逾年徐移之柯梅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

而南流

劫閩廣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殺巡撫都御史王忬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郎叔祺告嵩因憾世貞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忬云值千金忬以臨幅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畫非眞幅密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方輅王漸交章劾忬世蕃遂告嵩票本忬官久志怠調庀失宜致賊深入下獄論死

庚申 三十九年春正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贓戍邊

辛酉 四十年冬十一月以袁煒為武英殿大

學士

先是二月日食燁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謫去以燁代山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燁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等未幾遂入閣燁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樸並號青詞宰相

壬戌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
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
故嵩得逞志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
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
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黜言者然心
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
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
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
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
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
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
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
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
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

上䟽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
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
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
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等數
十人皆坐姦黨黜謫有差嵩
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

癸亥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與總
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於平海衛
倭巢閩中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殺傷
官吏軍民不可勝紀繼光督浙兵至賊
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忽謂繼光
遠來疲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

諸生至雞鳴蓐食晨壓賊壘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盡捕之無遺類

此舉為閩中戰功第一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乘軒衣蟒勢焰不少衰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盡發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

旣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拔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獄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

郭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有煩悶疾逮繫論死穆宗嗣位乃釋之

冬十月帝有疾以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故也

十二月帝崩裕王載垕即位

穆宗莊皇帝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以高拱陳以勤爲文

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爲東閣大學士

先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

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三月給事中王治請議廟典不報

禮部尚書高儀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治上言獻皇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於諸帝而

位武宗之右。未合典禮。不報

## 夏五月高拱罷

初徐階薦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卽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因事劘應嘉。籍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於是言官論拱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戊辰二年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宣大受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爲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許之

己巳三年夏五月召高拱復入閣

拱再相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然之

六月以海瑞為右僉都巡撫應天等處冬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下獄

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雨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正徵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諒陰已三期矣曾名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葛守禮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察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報聞

庚午 四年春正月陳以勤罷

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

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卒謚文端

## 冬十二月封俺答爲順義王

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把漢那吉旣歸。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如故。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辛未五年夏五月李春芳罷

始徐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張居正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及高拱再入直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去趙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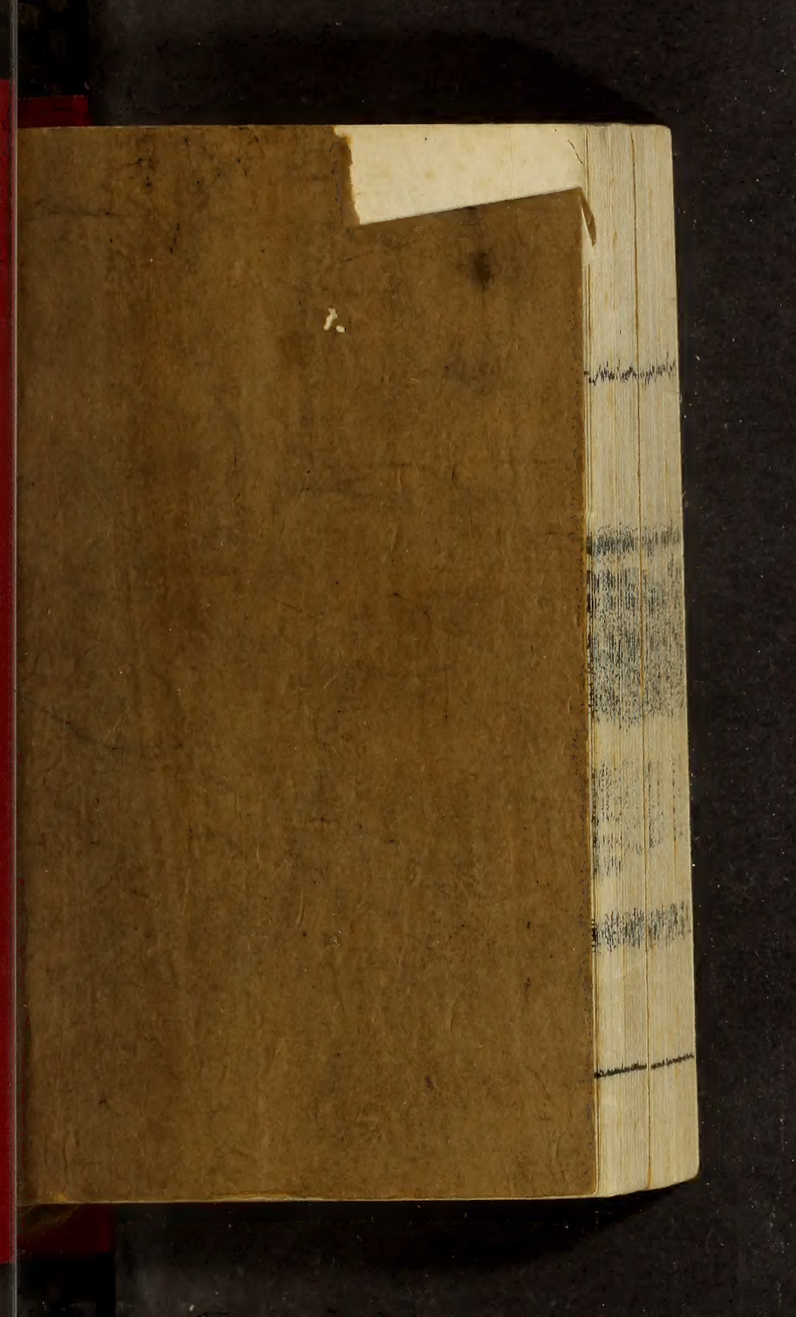
壬申六年春閏二月帝有疾夏五月帝崩六月太子翊鈞即位時年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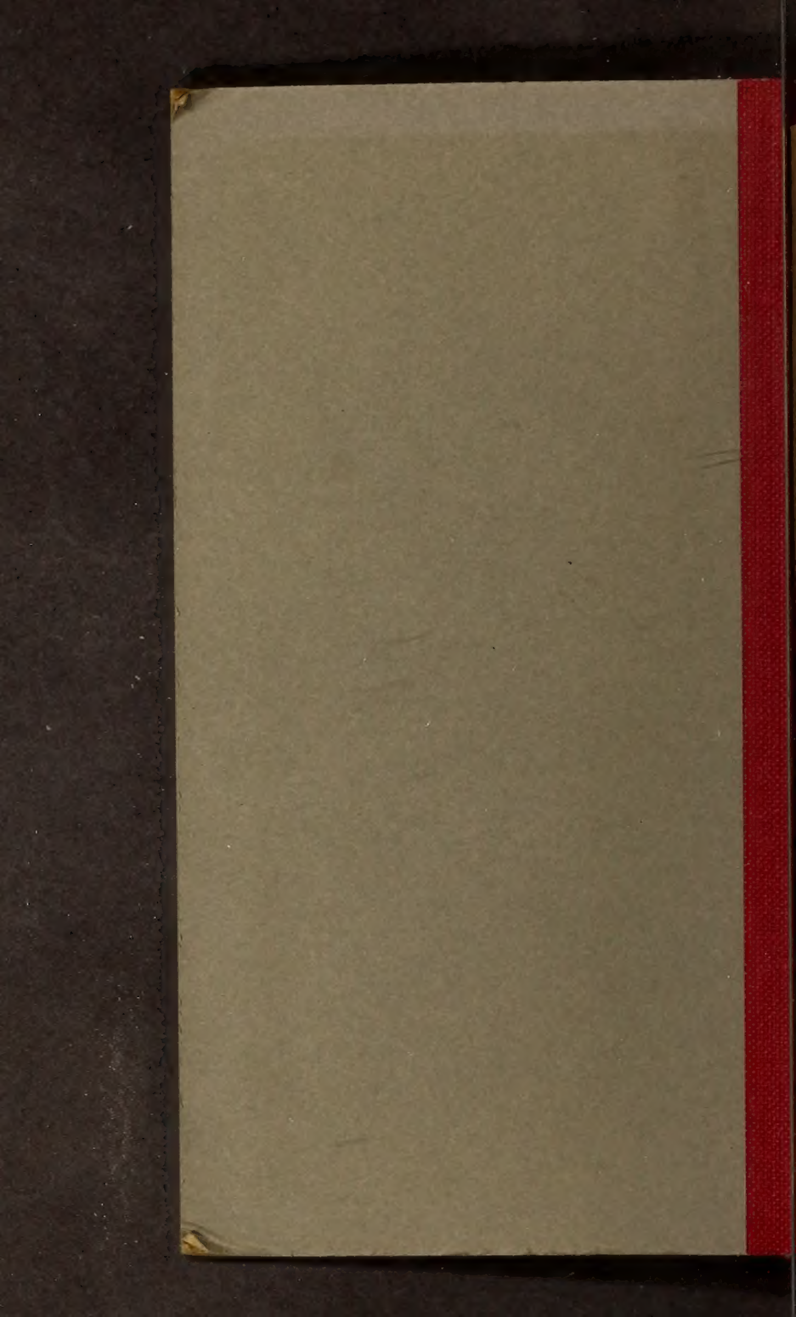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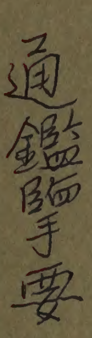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隙猜防日甚穆宗崩太監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致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不可容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爲首輔










通鑑臨手要